

編號：36

遣悲懷¹

元稹

其二

昔日戲言身後意²，今朝皆到眼前來。
衣裳已施³行看盡⁴，針線猶存未忍開。
尚想舊情憐婢僕，也曾因夢送錢財⁵。
誠知此恨人人有，貧賤夫妻百事哀。

其三

閒坐悲君亦自悲，百年⁶都是幾多時。
鄧攸無子⁷尋知命⁸，潘岳悼亡⁹猶費詞。
同穴窅冥¹⁰何所望，他生緣會¹¹更難期。
唯將終夜長開眼¹²，報答平生未展眉¹³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元稹（公元 779 – 831），字微之，別字威明。河南河內（今河南洛陽）人。德宗貞元九年（公元 793）以明經擢第。憲宗元和元年（公元 806）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，授左拾遺，後任監察御史，任內屢上疏論政，彈劾官吏姦事，為權貴所惡，多次遭貶逐。其後官至宰相，因朝臣排斥，先後出為同州、越州等地州刺史。文宗太和三年（公元 829）入為尚書左丞，後出為武昌節度使，太和五年（公元 831）卒於任所。

在唐代詩壇上元稹與白居易齊名，世稱為「元白」。元稹與白居易一起推動鍼砭社會時弊的新樂府詩，《連昌宮詞》等諸作，能融詩筆與史才於一爐，一時間膾炙人口。其餘廣為流傳者，則為悼亡詩及艷詩諸篇。元氏詩長於詠物與敘事，用語淺易而深具風致。元氏與白居易唱和之作，當日傳誦極廣，文士爭相仿效，至有所謂「元和體」之稱，對中唐詩壇有頗為深遠的影響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這兩篇都是元稹為追悼亡妻所寫的作品。元稹在德宗貞元十八年（公元802）娶太子少保韋夏卿的幼女韋叢為妻。婚後七年，韋氏不幸在憲宗元和四年（公元809）的七月時去世，其後元稹便為韋氏寫成一組共三首以《遣悲懷》命名的悼亡詩，這裏選錄的是其中的第二首和第三首。現時有學者推論這三篇作品當寫於元和六年（公元811）之前，其時元稹任監察御史分務東臺任上。又因為在第一首中提到「今日俸錢過十萬」，故此有學者推論應是元稹於穆宗長慶初年（公元821 – 824）被擢升為宰相期間的作品。也有學者以為三首並非一時之作，可能屬於從韋氏初亡到元和十二年（公元817）元稹任通州司馬期間先後寫成的作品。

三、注釋

1. 遣悲懷：「遣」解作排除或抒發，「遣悲懷」便是抒發悲痛情懷的意思。兩篇都是思憶亡妻而不禁悲從中來之作，以「遣悲懷」命名，所抒發的正是悼念亡妻的悲痛情懷。
2. 身後意：「身後」是死後的意思。「身後意」便是對夫妻兩人死後的種種設想。
3. 衣裳已施：「衣裳」指元稹亡妻所遺下的衣物。「施」解作給予或施捨。「衣裳已施」便是將亡妻遺下的衣物都已送予別人。因配合詩歌格律的關係，故此「施」字在這裏粵音讀作去聲。
4. 行看盡：「行」解作將要。「行看盡」便是看來快要完了。因配合詩歌格律的關係，故此「看」字在這裏粵音讀作平聲。
5. 因夢送錢財：「因夢」，因為夢見亡妻。全句意思是由於夢見亡妻，想起她生平賙濟過的人，於是就將錢財送過去。
6. 百年：古時候一般以為人壽以一百年作為期限，所以往往以「百年」指人的一身。
7. 鄧攸無子：鄧攸字伯道，西晉末年在永嘉之亂中被俘，其後逃難至江南，途中為保全侄兒而捨棄兒子，結果一生無子嗣而終。
8. 尋知命：「尋」是接着或隨即的意思。「尋知命」便是因此而隨即知道這是命中註定的事。
9. 潘岳悼亡：潘岳字安仁，西晉時人，妻子死後作《悼亡》詩三首，後世因此稱喪妻為悼亡。
10. 同穴窅冥：「同穴」解作夫妻合葬。「窅冥」原解作幽暗的樣子，這裏引申解作渺茫的意思。窅冥：粵[妖明]，[jiu2ming4]；漢[yǎomíng]。
11. 他生緣會：「他生」指來世。「緣會」解作相會的緣份。整句的意思是更難以期望有來生相會再做夫妻的緣份。
12. 終夜長開眼：「終夜」是通宵的意思。「長開眼」是一直不閉上眼睛，也就是徹夜張開眼睛不入睡。
13. 未展眉：「展眉」是因喜悅而眉開的意思，「未展眉」便是未嘗有過喜悅開顏的一刻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這兩篇都是元稹所寫的七言律詩，正如以上所述兩篇都是元稹一組三首悼亡詩內的作品。三篇作品既以《遣悲懷》為題，排遣抒發作者喪妻後內心的悲痛，故此各篇的內容思想都可以用一「悲」字來加以貫串。像第一首便是追述亡妻韋氏生前的勤儉持家，悲其婚後食貧，到死仍無法共享顯榮富貴。至於第二首作品——亦即這裏選錄的第一首「昔日戲言身後意」這篇，則是在撫今追昔之際不禁悲從中來。在這篇之中，從前一首藉追述亡妻生前種種舊事而抒發傷感，到此一下轉為藉描寫亡妻身後的所見所想，而帶出作者的一份內心悲痛。開首兩句「昔日戲言身後意，今朝皆到眼前來」，從昔日夫妻間的戲言，連繫到今日亡妻身後的情景。這兩句由昔及今，在內容上既承接前一篇追述昔日生前舊事的主題，又為下文集中刻劃亡妻身後景況而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。第三、四句便是承接第一、二句所提到昔日戲言成真，都到眼前來的種種身後景況。第三句「衣裳已施行看盡」，便是首句「身後意」的具體寫照。詩中提到在亡妻身故後作者將其平日衣裳悉數施贈這一做法，正是夫妻昔日戲言時提及身後意願的落實，也正是戲言身後事「皆到眼前來」的寫照。第三句寫已依妻子生前意願將衣裳幾乎悉數施贈，第四句「針線猶存未忍開」，又從反面着筆，寫自己尚保存着妻子生前所用的針線，卻因不忍睹物思人而一直未嘗打開一看。藉着這兩句刻劃處理亡妻遺物時心情的矛盾，正足以深刻地映襯出作者對於妻子逝去的極度不捨。

從三、四兩句刻劃亡妻身後遺物，到第五、六句兩句筆鋒一轉，改為刻劃妻子身故後的種種人事。第五句「尚想舊情憐婢僕」，寫作者因思念往日恩情，而對以往追隨侍奉亡妻的婢僕都份外的眷顧。第六句「也曾因夢送錢財」，寫作者因為夢見亡妻，故此送錢給妻子生前賙濟過的人。這兩句刻劃作者在妻子身故後，對平日圍繞在妻子身邊的婢僕親友等人的特意眷顧，既深刻有力地表現出作者對於亡妻的愛，足以推及到與妻子生前有關的眾人身上，可說是達到愛屋及烏的地步；同時又藉着作者對亡妻生前相識的人加倍照顧一事，側面烘托出作者對泉下妻子的不能忘懷，見出對亡妻的思憶之深。收筆「誠知此恨人人有，貧賤夫妻百事哀」兩句，上句「誠知此恨人人有」，先點出喪妻的悲痛本屬人人所有的恨事，下句「貧賤夫妻百事哀」，進一步點出對於像作者般，一同經歷貧賤共度艱苦日子的夫妻來說，卻是舉目所見的任何事物都足以引起內心的悲痛。這兩句將前六句回憶亡妻生前夫妻閒話，與一旦妻子過身後，寓目所見種種人事所勾起的悲傷，都用「貧賤夫妻百事哀」一句來加以總結，而且更從夫妻因共歷憂患而益加情深義重的角度，帶出作者心內較一般人喪偶之悲更為傷痛的一份深情。

這裏所選錄的第二首作品，集中刻劃的是作者在妻子身故後，在悼亡時候的自傷身世。起筆「閒坐悲君亦自悲」一句，清楚點出作者在靜下時便不禁悲從中來。所悲者既不但在於妻子身故，同時亦在於作者多年來的身世遭遇。這

句前半部「閒坐悲君」四字，總結前兩篇悲亡妻的內容，後半部「亦自悲」三字，則在開始之先交代一篇大旨，可說是為下文的自悲身世立下張本。這句僅用七個字，既能承接上文悼念亡妻的主題，又能為下文細述種種自悲之處發端，故此在造語精鍊之外，在結構上更有承先啟後的效果。第二句緊接首句意思，進而寫種種自悲之處。「百年都是幾多時」一句，正是從枕邊人的逝世，而想到人生百年，時日畢竟有限，由此帶出對人命無常的深切感喟。第三、四句將自悲的角度一轉，「鄧攸無子尋知命」一句，作者將自己比擬為無兒以終老的鄧攸，感慨縱然仁厚如斯，亦要接受終生無子的命運。「潘岳悼亡猶費詞」一句，則點出自己情深如潘岳，雖有悼亡之作，亦難將心底悲痛形諸筆墨。在這兩句當中，作者點出之所以自悲，一方面是要接受終生無子的命運悲劇，另一方面更要承受喪偶之痛的打擊。面對只能接受現實的無奈，與空有悼亡文字的無用，這兩句遂將一直以來的喪偶之悲，完全融入到作者對個人身世命運的悲嘆之中。

詩的第五、六句，作者進一步從當下遭遇，連繫到對他朝的寄望。「同穴窅冥何所望，他生緣會更難期」兩句，既帶出一方面希冀身後能與亡妻同穴合葬，甚至在他生有緣重會的願望，同時又從「何所望」與「更難期」的說明中，點出另一方面更害怕這些美好願望都難以實現。收筆兩句又從自悲身世中，一下轉回對亡妻的悲悼。第七句「唯將終夜長開眼」，先以「唯將」二字承接上文，將百年易過，遭遇無子與喪妻，以至同穴難望，他生難期的種種悲痛全部概括，再點出唯一可以報答一生未嘗展眉的亡妻的事，便是像不閉目的鰥魚一樣「終夜長開眼」——亦即願作獨身不娶的鰥夫，以報答一生愁苦艱困與共的亡妻。

這篇作品最大的特色，是以極之通俗淺近的語言，和極為生活化的內容，成功地寫出作者極深刻感人的悼亡情懷。篇中以極淺近的語言，像「長開眼」、「送錢財」和「今朝皆到眼前來」，以至「誠知此恨人人有，貧賤夫妻百事哀」等，用的都是極為通俗淺近的語言。此外在兩篇當中所涉及的內容，舉出的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中所遇上的事物，如篇中所提到的往日夫妻戲言，或者閒坐時細思平生遭遇，以至與妻子會否他生重聚等生活上的連翩浮想，甚至篇中提到的衣裳、針線、錢財、婢僕等等，種種寫入詩中的物件或人事，總不出一般平常生活或者人生日用的範圍，然而一經作者平平道來，種種日常事物都在作者思前想後的懷緬與感慨中，成為寓目皆悲的鮮明意象。在詩中這些極通俗淺近的語言，與極生活化的內容背後，透過作者對種種人事與物件的撫今追昔，在追憶過去與想像他朝的傷感與喟歎中，從生與死、今與昔、人與我、貧與富，今生與他世，以至終夜與平生，長開眼與未展眉等強烈對比當中，所有種種日常所見，眼前的婢僕以至一針一線，都成為觸發作者悼念亡妻而帶出悲痛的憑藉。上述這種借景興情的筆法，原屬傳統詩歌的比興手法，但作者以通俗淺近語言娓娓道來，又以尋常日用的瑣屑人事出之，在平實的描述中寄寓深情，就愈發加倍地表現出作者的悲情，更能深刻地感動着讀者。

這兩篇作品雖然以通俗淺近的語言寫成，然而在格律音節方面卻見出頗刻意的安排和鍛鍊。像在「閒坐悲君亦自悲」這篇之內，第五句「潘岳悼亡猶費詞」的平仄安排是「平仄仄平平仄平」，句中第三字依格律應下一平聲字，否則便會犯上詩歌格律上所謂「犯孤平」的毛病。詩中這句第三字「悼」字雖然正是仄聲，不過作者在這句的第五字處，特意用一平聲字「猶」字補救，因而避免了「犯孤平」的問題，實際效果是令到整句在音節上更為和諧，證明兩篇用字雖然淺近平易，但在音律安排方面卻是一絲不苟的。

此外在聲律安排方面，也可以看到作者在這兩篇作品當中，着重詩歌的內容和感情色彩與音節聲調之間的藝術表現。倘若從聲律安排上對兩篇加以檢視的話，便會發現前一篇「昔日戲言身後意」內，第二句「今朝皆到眼前來」，和後一篇「閒坐悲君亦自悲」內，第七句「唯將終夜長開眼」，兩句的平仄安排分別是「平平平仄仄平平」和「平平平仄平平仄」。這兩句在音節聲調的安排上，彼此共通之處是同樣都在七字句內用上多達五個平聲字。從聲音效果上來看，一句之中出現大量緊接在一起的平聲字，令整句讀來凝重而悠長，營造出沉重而遲緩的聲音效果，正好配合着兩篇在內容上所要抒發的沉痛與感傷。這種為配合作品內容與感情色彩，而在聲音效果上的刻意安排，就正是元稹這兩篇悼亡之作，之所以能達到語近而情遙的一個重要因素。